

XIANG YI

相依

王世录◎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XIANG YI

相依

王世录◎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依 / 王世录著 .

北京 :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21-5901-6

I . 相…

II . 王…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113 号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n

发行部: (010) 6421039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9.75

字数: 184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翁相依用真挚的爱挽救了因患不治之症而生命垂危的新婚丈夫；这是一个真情的诉说，诉说了一群石油工人在偏僻的戈壁滩上相依相偎、同舟共济，为祖国的石油事业默默奉献的动人故事。

小说共分三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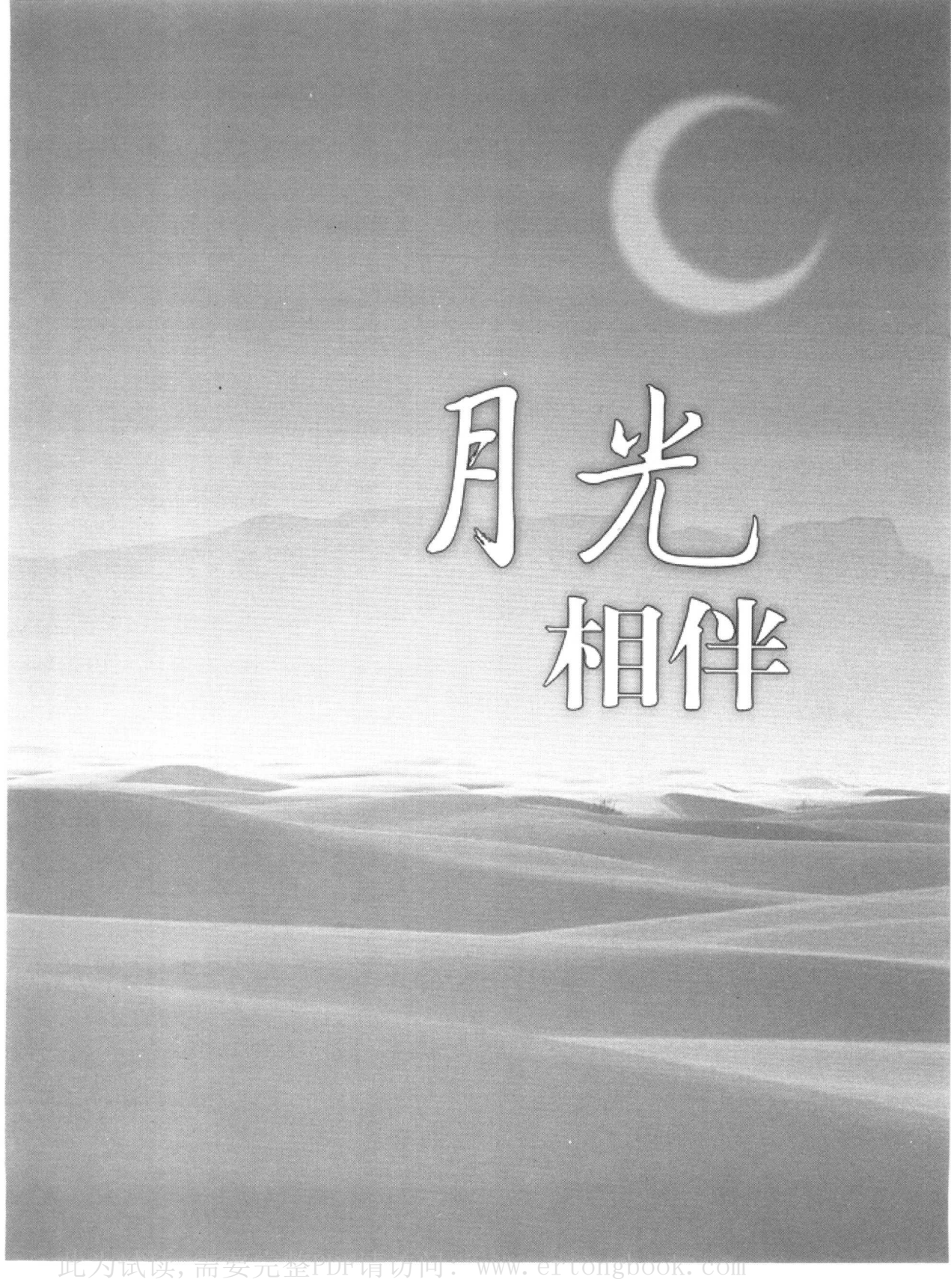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月光相伴”，描写了石油工人在偏僻的戈壁滩上的艰苦工作及以苦为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祖国的石油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小说的主人翁相依和王鑫磊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爱慕之情。

第二部分“叠加的影子”，叙述了主人翁爱情故事的发展。重点描写了生产总指挥在危急时刻的果断和勇敢，歌颂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中那种乐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及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关爱和期望。通过买国库券风波描写了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对石油工人的影响，通过分房事件和突发洪水等事件进一步描写了石油工人的生活环境和在艰苦环境中同舟共济的精神。

第三部分“与病魔较量”，小说中的主人翁王鑫磊因工作劳累患上了不治之症，因上学不在身边的新婚爱妻利用写信讲故事的办法鼓励丈夫战胜病魔，终于挽救了生命垂危的丈夫，字里行间充满着人间真情。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进一步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

全篇自始至终宣扬了石油工人那种艰苦创业、忘我奉献、团队协作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乐观豁达、奋发向上的生活态度。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希望人间充满真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富强。



月光 相伴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绵延无垠的戈壁滩，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时不时地听到微弱的风声在耳边掠过，我的心也“嘣——嘣——”地与这微弱的风声伴着和弦。戈壁滩上起伏不断的沙丘在月光下像一条巨龙酣睡着，在它上面偶尔有几棵红柳在微风中舞动，好像是在给嫦娥伴舞，又似乎给这宁静的夜空增添些祥和与喜庆。整个夜空就像一个大剧场，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一闪一闪地向人们发送着祝福。静寂的月光悄然无声地潜入人们的心房，好像给人们传送着一缕缕思念。

今天是中秋佳节，千千万万的人们都在享受着团聚的快乐，我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心绪油然而生。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全面进入了经济建设的高潮，鼓励大学生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我作为当年的一个幸运儿——刚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怀着一腔热忱参加了支援边疆建设的队伍。我被分到基层站上小班实习。今天，也是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上班的喜悦和思乡的心绪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我若有所思地欣赏着挂在夜空中那圆圆的明月和月光下那朦胧的夜色，突然，眼前的一幕一下子把我的心情冲淡了。我看见了带我实习的相依师傅。说是我的师傅，其实比我还小。她虽长得瘦弱，个子也不高，但长长的辫子往工作帽里一挽，显得非常精神，匀称的骨架渗透出一种骨感美，两个眼睛里蕴涵着刚毅，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一脸和气和庄重，让人感到亲近和敬慕。

月光下的她，轻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月饼，带着一种思念、一种遗憾看了看，慢慢地将月饼掰成两半，缓缓地将一半放到地上，眼里半含着泪珠，自言自语地说：“爸爸，今天是中秋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女儿多想看到你，亲自喂你一口月饼呀！可你走得这么早，这么仓促，长眠于这戈壁滩，女儿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了！您放心地睡吧，女儿会在这儿好好工作，好好守着您，让您的灵魂得到安息！”

我缓过神来，悄悄地走到她身边，轻声地问：“你怎么啦？你爸爸他……？”

她用手绢沾了沾眼里的泪珠，小声地说：“我爸爸也是石油工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急需石油，国家从部队里组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石油大军来到了这荒凉的戈壁滩，揭开了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的序幕。我爸爸拒绝了在部队继续进修提干的安排，坚决地加入了这支建设大军。他们刚来这儿的时候住的都是帐篷和半地窖，各种生产防护设施和生活设施都不具备。他们都是当兵的出身，对石油的生产工艺和安全防护知识了解得很少。有一天晚上，他们上百号人正在一个半地窖的会议室里开会，临近的天然气管线突然穿孔，天然气爆炸燃烧，整个会议室变成一个火海。由于



会议室门是向里开的，天然气的爆炸燃烧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里面的人们在生死关头打不开逃生的门。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事故。当时，这一事故都惊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还专门从北京派专家进行抢救。虽说做了大量的抢救工作，但由于伤势太重，最终还是死了不少人，有很多人成了终身残废。我爸爸也是在那一次事故中惨遭不幸的，他去世的时候我才两岁。”

我同情地说：“少年丧父是人生一大不幸呀！”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爸爸长得什么样，每当听到别人喊爸爸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多想喊一声自己的爸爸呀！哪怕只喊一声，只见一面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也满足了，可我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了。”

我说：“我们就好好工作吧，多开采一些石油，把这儿建设得好一些，让我们前辈的灵魂在这片戈壁滩下得到一些安慰。”

她说：“是呀！眼前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她指了指站上班值班室的门和计量间的门接着说：“你看，从那次事故以后，这站上的门还有我们宿舍的门都是向外开的。这个经验是用几十条性命换来的，代价也太太啦！”

她看看我说：“你是学石油的，应该好好地把学的知识用到生产上，让我们这一代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一些不必要的牺牲。”

她的话沉甸甸地压在了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滚圆的月亮挂在夜空一动不动，我觉得整个夜空都凝滞了。

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经过十年的浩劫，百废待兴，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落后了几十年，现在，多么需要一支强大的、热忱的科技力量来支撑起经济建设的大厦呀！

我的思绪在戈壁滩上延伸着。我从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内地来到这茫茫戈壁，对它毫无了解。我不知道怎样接受它对我的洗礼，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迈过那些起伏不定的沙丘。

我正在愣神的时候，相依叫我，她说：“王鑫磊，我带你巡井去吧，到巡井的时候了。”

我说：“行呀，我还不知道油井在哪个位置呢。”

她说：“你就跟着我走吧，巡一趟井来回要几个小时呢。”

我边跟着她走，边问着油井生产的情况。

她说：“这儿是一个刚开发的区块，面积可大啦，油井都是刚打的，听说还要打好多井呢。”

这儿确实是新区，油井与油井之间的距离有两公里多。我们说着走着，在月光的照耀下基本上能看到路。说是路，其实倒不如说是要走的地形，因为根本没有巡井的路。遇到小一点的沙丘，



我们就踏上去，刚踏上去的时候，沙子就像流水一样从鞋口流到鞋底，迅速灌满两只鞋子，下去的时候又像是在玩滑梯，两个脚随着沙子一起往下流，我们的影子也跟着向下流，沙丘上留下了连续的四串脚印。我们把鞋子里的沙子倒掉，重新踏上另一个小沙丘，这样，我们翻过一个小沙丘又一个小沙丘。遇到大的沙丘，我们就绕过去，沙丘上的几棵红柳挥着手，好像在为我们值勤指引着方向。没有沙丘的地方全是鹅卵石，好像青一色的鹅蛋铺到了地上，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我们来到了一口油井旁，相依轻轻地打开井口房的门，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着每一个闸门和压力表，认真地读着每一个数据，让我记到巡井本上；然后，她又像给病人检查疾病一样，用耳朵贴在出油管线上，仔细地听着出油的声音，判断油井出油是否正常。这时，只听到油井“哗——哗——”的出油声。

她微笑着说：“这个油井生产正常。”

接着，她又像爱抚刚出生的小宝宝似的，用棉纱把采油树各个地方认真地擦拭了一遍，才放心地把井口房的门关上。

我们跑了一口井又一口井，检查了一口井又一口井。月亮不知不觉地移到了西南方，寒气不停地袭来，刚才的微风也逐渐地变强。

我们从最后一座井口房出来，听到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月亮也显得暗淡无光，整个夜空一片浑黄。

相依说：“不好！要起大风啦，我们快回计量站吧。”

我们一起向计量站跑去。没想到风来的那么迅猛，越刮越大，顿时，刚才沉睡的沙丘像苏醒的巨龙拔地而起，在夜空中伴着狂暴的西北风飞舞着、咆哮着。飞起的沙子嚓嚓地打在脸上，刺疼刺疼的；沙子顺着脖子往衣服里流，感觉像是在洗沙浴；飞起的沙子充满了整个夜空，眼前一片昏暗，对面都看不到人，眼睛也睁不开，也分辨不清方向。我们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往前走，踩到沙堆上，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两脚难以拔起，地上的沙子直往裤腿里钻；踩到鹅卵石上，大一点的直往脚面上砸，飞起的小石子不断地打在腿上，两条腿已经麻木，也感觉不到疼了。

我们离计量站大概两公里多，而此时，我们就像跋涉万里长征那样。风沙似乎要把人吹起来，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不但不前行，反而被风压得往后退。

相依沙哑地说：“我们快拉住手吧，把头低下，弯下腰，身子向前倾，这样，我们在风中会稳一些，不容易被风刮走。”

我紧紧地拉住她的手，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我们彼此也都觉得力气大了一些，重新辨认了一下方向，手挽手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移着。

我们终于到了计量站，我头发里和衣服里都钻满了沙子，摇摇头，



抖抖衣服，沙子哗哗地往下流。

相依也抖了抖身上的沙子，用手绢擦了擦脸，笑着对我说：“在内地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沙吧？”

我说：“这是第一次，还从没见过这个阵势。”

她说：“在这戈壁滩上刮这么大的风是家常便饭，这儿是西伯利亚风口，一年四季都刮风，特别是春季和秋季，更是大风不断，不但风沙大，空气还特别干燥。”

我问她：“你在这儿习惯吗？”

她说：“其实，我也是内地的，我家就在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你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吧，我家就在苏州附近。我是在老家长大的，刚来这儿也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

我问她：“你怎么来这儿上班？”

她说：“为了一个梦，为了寻找我爸爸的足迹，为了他那没走完的路，我总想着来到这儿能见到我爸爸，能天天和我爸爸在一起走完他那没走完的路，能补上那遗憾的父爱。”

她看看手表说：“快天亮啦，还没量油呢，我们抓紧时间量油吧。”

我们从值班室转到计量间，计量间内干干净净，出油管汇整齐地排列着，计量分离器上的防爆玻璃管在防爆灯的照射下，格外的突出。风沙猛烈地吹打着窗户上的玻璃，沙子顺着玻璃哗哗地往下流，像一卷流动的沙帘。管汇里原油哗哗流动的声音和风沙吹打玻璃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在戈壁滩上采油忙的凯歌。

我们认真地把闸门打开，把原油导入计量分离器，计量玻璃管里的液面在上下波动着。我们认真地记着量油的时间和出油的高度，量完一口井又一口井。我们量完油时，天早就亮啦，外面的风还在“呜呜”地吼叫着，丝毫没有减弱的势头。

按正常情况，白天上班的人该来接班啦，可到现在还没有来。

相依对我说：“今天上白天班的人恐怕来不了，今天刮这个风最少在八级以上，油田有规定，刮八级风以上，不允许发送班车。”

我问她：“为什么刮八级风以上不允许发送班车？”

她说：“因为车在路上跑着的时候很容易被刮翻。”

我说：“那我们今天不惨啦！如果今天的风一直不停，我们不是回不去啦？”

她说：“这样的事情不稀罕，以前八级以上的大风还有连续刮过三天三夜的呢。”

“那接班怎么办？在站上的人怎么回去呀？”我很不解地问。

“在离厂部近的站上班的人走着去接班，在离厂部远的站上班的人，在上班之前感觉要刮大风，就自己多带些衣服和食物，以

相依



备万一，这个站是最远的一个站，离厂部几十公里呢，接班的人是上不来的。”她边说边整理着值班记录。

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我感到又累又饿，肚子“咕噜咕噜”直叫。看她整理完资料，无力地趴在桌子上，显得疲惫不堪。我对这种情况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只有耐心等了。

她抬起头，捋捋头发，显得精神一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块月饼说：“你饿了吧？这有半块月饼，你吃掉吧。”

我说：“你自己吃吧，我不饿。”

她笑笑说：“你别假装啦，到现在啦，还能不饿吗？快吃吧。”说着，她把月饼硬塞给了我。

“我吃掉，你怎么办？你就带这么多干粮。”我又把月饼放到她面前说。

“你不知道女的比男的耐饿吗？”她说把半个月饼一分为二，塞给我一块说，“我们两个都吃点吧。”

我拗不过她，只好吃下那块月饼，像是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

这时，外面的风也慢慢地减弱了，天空的清晰度也渐高。我们也都稍微缓过劲来，开始打扫值班室和计量间，把集油管汇及各个闸阀也都擦了擦。

外面的太阳已显得耀眼，风也停了。我们想推门出来，可怎么推都推不动，用了很大的劲才推开一条小缝，往外一看才知道，门外的沙子有膝盖那么高，把门堵得死死的。我打开窗户跳出去，用铁锹把门前的沙子铲了铲，门开了一些，刚能过一个人，相依从门缝里挤出来，和我一起把门前的沙子一锹一锹地铲出去。这时，计量站前平整多了。整个戈壁滩又恢复了平静，广阔无边，一个个沙丘就像一群群守护着鹅蛋的大白鹅，绵延至天边。我们站在阳光下欣赏着这独特的风景。

接班的人也来了，我们坐上班车回到了队部。回到宿舍时，两眼直睁不开，也顾不上洗刷和吃饭，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呼呼地睡了。

当我醒来时，已到队里开职工会的时间了，迅速地洗一洗，吃顿饭，赶到队部会议室。会议室和我们住的宿舍一样，四周的墙都是用泥巴垛起来的，这儿的人都叫它干打垒。会议室有三大间房子那么大，里面也很简陋，并排放着的长木条凳子一直排到墙根，前面有一个不带抽屉的小长木桌。会议室里非常热闹，我走到会议室门口时，好多人和我打招呼：“小大学生，来，坐这儿。”相依也示意我坐下，因为每一个站的人都坐到了一起，我就挨着她坐下来。职工们都在天南地北地乱吹牛。

队长刘大山坐到小长木桌前，清一清嗓子说到：“同志们，请安静！现在开会啦。”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一看就是部队转业的人，腰杆挺直，



说话大嗓门。这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一个个都掏出一本小本和一支笔，放到腿上，准备记录会议内容。队长接着讲：“本周，我们队的生产形势非常好，这是全队干部职工辛苦工作换来的，我们紧锣密鼓地投产了几口新井，产量上了一大截，新井投产工作受到了厂里的表扬，特别是昨晚的一场大风，来得非常突然，但没给我们队造成什么损失，这都是我们平常工作做得扎实的结果。我们的很多同志在大风中挨着饿、挨着冷，都还在坚持工作，油井生产资料录取得非常齐全准确。”接着，他又讲一些工作中的细节问题。然后，提一提嗓门说：“下一步，有两个重点工作，一个是冬天马上就要来临，各站要做好冬防保温工作，该包的管线和井口都要用毛毡包好，坚决杜绝冻管线事故；第二个是明天要开展全队设备卫生大检查，希望各站认真地搞一搞。

队长讲完，下来坐到了一边，指导员许静堂起身走到小长桌后面，但没有坐下。他年龄看上去和队长差不多，就是说话比队长柔和一点。他拍拍手，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到：“我简单说两句，一是我们队的年轻人多，有朝气，这是好事，但还需要发扬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现在我们队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需要这种精神；二是我们还需要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你们的路还很长，不能下了班无所事事，要充实自己，以后每周都要坚持上文化课和技术课。”

不仅一个队需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种精神。不但现在需要，哪怕再过一百年，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发达，我们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关键的材料和技术还需要进口；我们的人民还不富足，千千万万个家庭还处在温饱线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需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呢？难道我们等着被淘汰？等着越来越穷吗？等着被别人冷眼相待挨宰吗？

散会后，队长和指导员把我留了下来，他们对我说：“小王，有一件事想和你谈一谈。”

我随口答道：“你们说吧。”

“我们这个队是刚组建的新队，技术力量薄弱，到现在还没有配技术员，年轻人又多，大部分职工都是初中毕业；有一部分老职工还是小学文化程度。为了提高我们队的管理水平，需要给职工补习一些文化技术课，你是大学生，知识丰富，我们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可以是可以，文化课我没问题，可以教他们，我也很乐意，但技术课方面恐怕不行，因为我学的都是理论东西，实际经验一点也没有，我怎么教他们呀。”

“实际操作，你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难，很简单。你可以先从理论方面讲一讲，等实际的东西了解了，再结合着讲。大



学生，脑袋瓜转得快，你就大胆一点，我们看你行。”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一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当学生，从没有当过老师；二是对现场实际的东西实在没底，心里非常着急，恨不得一夜之间都把现场实际的东西亲自操作一遍。

第二天一上班，站长就领着全站的人忙起来了，因为今天全队进行设备卫生大检查。说是全站的人，其实，除了倒小班的休息外，今天白天来站上班的只有我们四个人、一个是邹德才，是这个站的站长，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瘦溜溜的，驼着的背总直不起来，脸上干巴巴的，几乎看不到肌肉，整个身子就像一个影子，但两个眼睛炯炯有神，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着的灵魂，一个饱经戈壁滩狂风暴雨吹打而不倒的灵魂；另一个是杨喜娟，三十岁左右，肚子挺得像一个大气球，大概再有两三个月就该生产了，胖乎乎的脸上笑容可掬，说话和蔼可亲，整个一活菩萨；另外两个就是相依和我。

杨喜娟干活不方便，是照顾对象，站长让她在站上量油，我和相依跟着站长到油井上搞整改，给油井清蜡。由于昨天的一场大风，一些小沙丘都搬了家，原来平平的井场上现在堆的全是小沙丘。我们先是把井场的沙子用铁锹清理出去，把井场平得方方正正。然后，站长搞渗漏整改，只要是关键的活，他都要亲自干，检查得非常仔细，哪怕有一点儿渗漏他也不会放过，一丝不苟。他爬上爬下，身手敏捷，手上挥舞着扳手，有时犹如神龙戏水，有时犹如仙猴攀树。

我和相依给油井清蜡，这种清蜡方式就是用直径两毫米左右的钢丝通过钢丝密封器和一个环型刮蜡片连接起来，把刮蜡片下到井筒里八九百米深处，然后用绞车再把钢丝和刮蜡片摇起来，这样，井筒内的刮蜡片就可以把油管壁上的蜡刮掉，蜡随着原油流出井筒，始终保持油流畅通。由于这些井都是新井，电源还没有架设到井上，起下刮蜡片只有用手摇绞车。相依手握刹车，慢慢地将钢丝往井筒里下，遇到下不去的时候，我就压着钢丝，上下活动，刮蜡片一点一点地往井筒里下，下到五六百米以下遇阻时，压钢丝就没那么容易啦，累得两个胳膊酸痛还压不动，墩钢丝甚至能把人吊起来。

老邹师傅一面干活，一面指导着我说：“小王呀，墩钢丝不能太猛，要悠着点，放得太快，钢丝容易在井筒打扭折断，刮蜡片会掉入井筒堵塞油管，造成油井事故；但放得太慢，刮蜡片在井筒里没有冲力，又下不去。你两个手要始终握住钢丝，“号”着井筒里的脉搏，两脚向后站，身子向前倾斜，上下做伸展运动，根据钢丝下滑的速度和弹力，两手控制好钢丝下放的速度，始终要让钢丝均匀地绷直。”



“没想到看起来一个简单的上下往复运动，原来是那么复杂，还有那么多学问。”我按着老邹师傅的指点一边干着，一边在想，“他那干瘦的身子好像是一个浓缩，一个饱藏力量和经验的浓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刮蜡片下到预定位置了。

停了一会，待井筒里的油流把刮下的蜡冲掉，我和相依在绞车两边，一边站一个，弓着腿，弯着腰，低着头，两手使劲地摇绞车。钢丝就像被老牛拽住了一样，一点一点地往绞车上爬着。等把钢丝摇起时，我们两个累得直喘气，嘴巴大张着，嗓子活像喝了辣椒水一样向外冒着青烟，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排着队向下滚，内衣全被汗水浸透了。相依用手绢轻轻擦去脸上的汗水，经过血液循环后，她那原本瘦弱的脸显得煞白，休息片刻，在阳光的照射下，又是那么红润，宛如早晨的霞光，又仿佛是一朵在戈壁滩上盛开的鲜花。她擦完脸上的汗，把手绢递给我说：“王鑫磊，你也擦擦汗，喘口气吧。”

“我把全身力气都用上啦，还是没能给你分担多大的负荷，让你也累坏啦。”我接过手绢擦着汗说，“你带我这个徒弟，可让你受累啦。”

“我在戈壁滩上跌打长了，都习惯啦，你刚从学校出来，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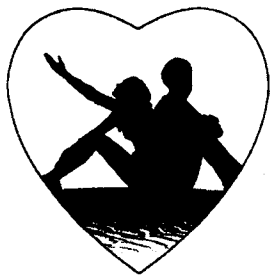
我稍微缓一缓劲，然后去关清蜡闸门，老邹师傅又不厌其烦地说：“关闸门一定要分段关，先关三分之二，再往下放一放钢丝，等听到加重铅锤撞击到闸板声，撞三次，确信刮蜡片在闸板以上时再关严清蜡闸门。”

我仿佛又回到童年的记忆里，那时还是一个天真的顽童，刚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老师就不厌其烦地掰着我的手指头教我学数数，握着我的手教我学写字。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那童年时的老师的话：“你们要好好写字，好好算数，写好啦，算好啦，长大才可以造汽车，才可以造火车，才可以造飞机，才可以盖高楼，才可以建大桥。”她每次上课都耐心地讲啊，讲啊，不会的时候，她一遍一遍耐心地讲，小朋友耐不住性子说话的时候，她也一遍一遍耐心地讲。我仿佛在听着歌谣、听着故事来到了这戈壁滩，在这戈壁滩上继续听着歌谣、听着故事。可给我唱歌谣、讲故事的不再是我童年时期柔声细雨的启蒙老师，而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一个在戈壁滩上活着的灵魂。我长大了，大学毕业了，我没造汽车，没造火车，也没造飞机，更没盖高楼，没建大桥，可我来到了这偏僻、荒凉的地方，听着歌谣、听着故事开采能使汽车和火车在地上跑、能使飞机在天上飞、能使盖高楼和建大桥的机械运转的石油。细想起来，我还是感到很自豪。

井上的活都干完了，已是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老邹师傅领着我们两个一起回到了站上。

还没有进站，杨喜娟就朝着我们喊：“你们可回来了，快开饭

相
依



啦。”在站上吃饭不像在家饭菜齐全，中午的饭都是我们早上从家带来的，说确切些，我和相依的饭都是从职工食堂买的。到站后都把饭放到水套炉上，这样吃时不凉。我们洗着手，杨喜娟冲着老邹师傅嬉笑着说：“老邹师傅，快把你的饭拿出来，看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洗完手，把饭都拿了出来。老邹师傅饭盒里放了两个馒头，另外还有一些豆腐干和一点咸菜；我和相依的都是从食堂买的，是一样的，各自都是两个菜多肉少的包子，老邹师傅看看杨喜娟的饭盒说：“我们四个比比，数你的饭最丰盛。”杨喜娟带的有饭，还有油煎荷包蛋、芹菜炒肉、白菜炒肉，另外一个袋子里还装有一些带壳的炒花生。大概是为了下一代吧！

杨喜娟自言自语地说：“这些都是我丈夫一大早起来给我弄的，我哪能吃这么多，来！帮帮我的忙，我们一块吃，吃完回去让我丈夫高兴高兴。”

吃着午饭，我们四个拉着家常。

老邹师傅问我：“小王，你们老家考上大学的多吗？你们学校有多少分到边疆的？”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录取率大概是百分之四五吧，我们这个专业今年分到边疆的大概有三分之一。”

“你们这些人要在过去，都属于有功名的人；但是，文革时期可不吃香。你很幸运，一恢复高考就考上大学啦，不过，这个专业不太好，很吃苦。产石油的地方可没几个不荒凉的，不是戈壁滩就是盐碱滩、荒山和沼泽，还有海上。”

“这些地方不都是您这一代人开辟的吗？况且，现在也都在这些地方干着。”

“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想得很简单，这儿准备开发石油的时候，我们还在部队，上级让来这儿的人报名。我想反正回去也吃不饱肚子，只要有碗吃的就来。所以，我就随部队转业到这儿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这种想法。”

“那你们到这儿能吃饱吗？”

“还算可以吧，到这儿之后，国家供应的是一半细粮，一半粗粮，天天还能吃饱。不过，那个时候，国家有困难，全国缺粮都很严重，我们能吃饱就很不错啦。”他干咽了一口馒头接着说，“刚来这儿的时候就是吃水不方便，每天用车拉水送水，每天下班后都得排长长的队去领水。洗过脸的水用来洗衣服，再用洗过衣服的水洗脚。要想洗澡，那是天方夜谭的事。住的和现在差不多啦，那时住的都是帐篷，一刮风，四面透风，最后改住半地窖。有一次，半地窖发生天然气火灾事故，死了很多人，真惨呀！相依的父亲就是在那一次事故中伤亡的。现在我们住那干打垒房子都是我们下班后义务劳动用泥巴垛起来的。”

“您从来这儿后回过老家吗？”

“还是我老母亲去世时回去的，有好多年没回去啦。”



“现在内地也不错啦，农村土地都实行了承包，生活条件比原来强多了，城市建设发展也很快，各方面变化都很大，您应该回内地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干一辈子了，应该享享福啦。”

“虽说快干一辈子啦，但回去一趟也不容易呀！回去开销挺大的，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存多少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才二三十元钱，一二十年没涨过工资，这几年才提了几级工资。现在，我每月也就是一百元出点头，这么多年挣的钱紧紧巴巴只够日常生活开销的，就没有多余的钱。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奢求，能在这儿干到退休，有一个养老的地方就行啦。再说，我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儿，和孩子在一起，可以帮他们带带孙子、孙女，干干家务，好让他们安心工作。”

多么朴实的想法！人世间最朴实的东西也是最真实的，更是最珍贵的东西。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忧虑重重，没有愤愤不平，没有过多的索取，他们那一颗泰然处世、朴实无华的心让人悄然心酸落泪，让人肃然起敬，让人望尘莫及。他们就像戈壁滩上那一棵小小的红柳，任凭狂风暴沙的吹打，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这个戈壁滩，让这个戈壁滩保留着一线生机，让人不再感到那么荒凉凄寂。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因为他们献了青春又献子孙的精神，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基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其说他们把自己依附于这个行业、这个社会，不如说这个行业、这个社会都是依赖于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国家才有了抵抗各种风险、危机的坚强实力，才有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的伟大无法用文字形容。再过一百年，也许他们的子孙会对他们的这种“傻气”感到不可理解，但这种“傻气”就像是永不泯灭的光辉，就像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永远照耀着他们，永远激励着他们。他们永远也无法回避，他们骨子里流的始终是先辈们这种炙热的血，正是这种炙热的血，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保持着活力。

吃完午饭，老邹师傅说：“下午工作量都在站上，主要是把站上的设备渗漏的地方整改整改，搞搞设备卫生，还有站上的厕所需要打扫打扫。”

其他的都好干，就是打扫厕所比较难一些，因为站上的厕所不是水冲厕所，只是在一个不大的四面围墙里有一个不大的便池。

杨喜娟嬉笑着看着我：“谁去挖茅厕呀？大学生去干不？”

她想着我不会去。但我们四个人中，除了两个受保护的对象和一个受尊敬的长辈，剩下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我肩上。

我说：“我去吧。”

杨喜娟笑得像弥勒佛，随口说：“小大学生还挺没架子呢！”

相依两眼透出一丝敬慕的视线，对杨喜娟说：“你老拿别人开玩笑。”

相依



不过，没有杨喜娟，这个站还真缺少点乐趣。

我把厕所里的大便一锹一锹的挖出去，在戈壁滩上挖一个坑埋下去，又铲一些土垫一垫便池。虽说难闻一点，但我还是坚持干完了。

细想起来也没有什么难以忍受，大便不就是人们吃下的食物经过体内的各种器官精细加工吸收后排出的无用之物吗！这种废物虽说对人体没用，但对于各种植物来说，难道它不是宝贵的营养吗？庄稼不是依赖于它才颗粒饱满，粮食丰收吗？俗话说得好，“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呀”。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面对各种困难时何尝不是像掏大粪，困难就是经验，你能忍着把它掏出来，把它放到有用的地方，你就会闻到千里飘香。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把没有用的东西放到适当的地方又会变成最珍贵的东西，钻石不是给石墨一点压力使碳原子重新组排一下而变成的吗？石墨不会发光，而给点压力变成钻石不就发出耀眼的光芒吗？不就变成刻无不开的利器吗？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有他存在的价值，他没有发出光和热，没有绽放出绚丽的色彩，是因为没有把他放到合适的地方，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

经过评比后，老邹师傅显示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他那神情好似战胜的将军在凯旋门前受到两边人群的夹道欢迎。此时，他那驼着的背也挺了起来，显得那么高大；他那干巴巴的脸也充满了红润，放着奇异的光彩。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厂区虽然也坐落在戈壁滩上，但毕竟经过老邹师傅他们那些前辈们的努力建设，厂区初见规模，马路两侧有一些靠着戈壁滩下微薄的水分顽强生长的白杨树和沙枣树，还有零星的榆树。尽管显得不是很茂密，但也给家属区增添了些绿意和生机。家属区里人来人往，家家户户灯火辉煌，到处都能听到锅碗瓢盆奏出的敲击乐，到处都能闻到油盐酱醋诱发出菜的浓香，浓香飘逸到家属区的角角落落，让路上的人垂涎三尺，这都是在戈壁滩上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给自己烹制一顿丰盛的晚餐；职工大食堂也是人头涌动，碗、筷的敲击声叮叮当当充满整个大食堂，一锅锅热腾腾的饭、一盆盆香喷喷的菜顿时像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整个厂区在柔和的月光照耀下呈现出一片温馨和繁荣。那温馨的小屋，明亮的灯光，那撩人的炊烟伴着那富含豪情的人，还有那舍不得离去的富含生机的绿意编织在一起，近看仿若《清明上河图》的续幅，远眺又像镶嵌在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使这个戈壁滩不再黑暗和寂寞。

温柔的月光向戈壁滩洒下一片柔情，下班的人们都依偎着亲人或朋友，享受着温馨和愉快。那远处的钻机还在继续着白天的热闹和繁忙。

